



桨声划破龙水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万云河

春节前夕,再游龙水湖。尽管四十多年已经过去,但龙水湖的桨声仍像当年一样,由表及里、由远及近紧紧跟随,那一湖的波纹也悄悄爬满了我的额头。

1

那年7月,我们还是一群被高考浪潮拍打在岸边的少男少女,也不知是谁发起邀约——去龙水湖游玩、散心。那时的龙水湖,我们都叫它小西湖。第二天早晨,我们在西大街汽车25队会齐后准点发车。好大的风从窗外挤进来,他们一路高谈阔论,而我却满腹心事。旭日冉冉升起,他们欢呼声一片,争着拿太阳帽去看那颗由红变橙、由橙变黄的太阳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,班车到达龙水镇。我们吃罢早餐,顺便问老板去龙水湖怎么走?那时候的龙水湖还“待字闺中”,不像现在已成为大足的一张名片,也没有直达的汽车。我们买了些饼干之类的干粮和汽水便步行而去,半个

小时后来到了龙水湖大坝,三女三男就站在湖边合影。那时也没有游客接待中心,紧挨大坝的湖边停靠着几条木船。涛出自银行家庭,性格像男娃儿,她与既是老板又是船工的人讨价还价,兰和秋则在旁附和。价钱谈好后,小木船载着我们向湖心划去。宏大而荡漾的绿水,开阔而粼粼的波光,绵延而起伏的巴岳山,船桨均匀有力的“吱呀”声,好一幅青绿山水画!我们心旷神怡,忘了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忧愁。

2

中午时分,船工将船停泊在桃花岛,回家吃午饭去了。

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龙水湖上,游客们已开始渐渐离去。秋和兰拿着租好的黑色轮胎游泳去了,而我却坐在船上拿出随身携带的超大速写本和调色盒,画着湖中的一条小船,船上是一对情侣,男的划桨女的打着一把红伞。东也坐在我前面支起画板画画,涛坐在船头背对着我们不知在想些什么?或许是因为她俩准备了泳衣而她不能下水,生着闷气。过了一会,我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,水粉笔也越来越沉重。突然,我扭头望去,不远处的兰在水中沉浮,两手不停地拍打湖水,黑色轮胎在她两三米远的地方摇晃。秋显然是被吓蒙了,她紧紧地抱着轮胎,竟忘了呼救。此时,勇不知游去了何方?而东则是不会水的“旱鸭子”!

来不及呼救,也来不及细想,我展开双臂纵身一跃,奋力划到兰的身边。稍有不慎,我和兰都将沉入湖底,像两块落水的小石头,无声无息。此时,大脑里闪过既安全又愚蠢的救人方法——我深呼吸潜入水中,紧闭双眼如同盲人,但还是抓住了兰光滑的大腿,使劲往上推。兰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,但近乎窒息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,各种恐惧闯入我的脑海,此时最炽烈的希望是我们都能平安上岸。

估计兰已经吸了几口新鲜空气,我便放下她浮出水面吸气,但却不能让她抓住,否则我将成为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然后,我再一次潜入水中,脚触到了湖底的稀泥,恶心接踵而至,我举着兰的双腿在湖底行走,淤泥变得越来越硬,感到离岸边已经不远了。当肺活量达到极限时,我放开兰,用力一推,再次浮出水面换气。兰站在水中使劲咳嗽,两眼绯红,好一会才缓过气来说:“感谢你的救命之恩!”

我游过去,把兰的轮胎套在腋下,又将秋拉回岸边,然后独自离去。坚硬的田坎上,留下了一串湿淋淋的脚板印。那时的我是多么腼腆啊,对她们竟然没有丝毫安慰的话语。

3

不知何时,勇也游了回来。大家都回

到了岸边的船上,一片沉寂。我继续完成我的写生。涛突然嚷道“畅快”,让兰把游泳衣换下,她也要下水游泳。她们三人在岛上找了个隐蔽的地方,涛换上泳衣、套上轮胎,由勇陪着游泳去了。秋一直不说话,估计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。兰郁郁寡欢,坐在旁边看我画画,后来把我调色盒里的铅笔拿去,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什么,也许是在记录刚才生与死的体验吧。我还是缄默无语,绝口不提刚才的惊心动魄。

不久,船工回来了,把船划到对面松林蔽日的岛子旁。然后,我们吃干粮、喝汽水,都没有多少言语。我继续闭目养神,涛还要让勇陪她继续游泳,勇说“来不起了”。涛就对我:“万同学你教我游!”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我只得陪她游了一会,并教了她自由泳、仰泳、蛙泳等姿势。在返程的汽车上,我们五人一路无语,只有涛精力充沛,大声嚷嚷着“从来没有如此畅快过”。

多少平静的岁月悄然滑过,然而龙水湖的粼粼波光在鱼跃中、在友谊里,刻下了深深的痕迹,连同那一刻的生命似乎也格外鲜明了。我们虽然偶尔在微信上问候,但聚在一起聊孩子、聊事业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马上就要到春节了,也不知道秋、涛、勇能否回到永川,大家都不是“欲说还休”的年龄了,我多想和她们在一起聊一聊这些年的人生境遇,多想在微醺的状态下问兰和秋:你们俩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?更想问勇:为何不主动去陪护,为何“英雄救美”的好事一不小心就落在了我头上?

大足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

一天门步道上的往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雁冰

1

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临时决定去爬山。南岸登山步道很多,我选择了以往没走过的龙门浩一天门登山步道,无限风光在险途嘛。

一路辗转,穿过下浩老街,上行几百米,很快便来到龙门浩隆平小学门口。这儿是登山步道起点。没想到,此行却让我意外当了一回业余“文物普查员”,发现了不少“宝贝”。

1

这是一条没怎么修缮的原生态步道。手机导航不明,我们一路打探,蜿蜒上行。

不久,来到一户人家院墙边,抬头打量那坡梯坎的同时,见院墙中横嵌了一方条石,上有七个字——龙鳞高种万年松。字体基本保存完好,一眼就能辨认出来,只是鳞字有些风化。我有几个疑问:这上面的字是什么含义?这个地方怎会有这么诗意文字的条石呢?

求助百度。得知其原为一副对联的下联,上联是:凤翼长栖千岁柏。横批是:松柏长青。“龙鳞”对“凤羽”,象征尊贵与祥瑞;“高种”对“长栖”,描绘生长与栖息的形态;“万年松”对“千岁柏”,体现长寿与坚贞。整体对仗工整,寓意吉祥长寿、品格高洁。这副对联寄托了后人对先人的追思与敬仰。此外,用以彰显祖先功德、祈求宗族兴旺、子孙贤达。

这物件会不会是文物呢?我把这个“发现”告诉给南岸区文管所负责人。他回复:“已经看到,准备原址保护……”

继续上山。

有了刚才的发现,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。疑问还在继续:看见了下联,会不会我特别好运,能找到上联呢?这一带有这样的文字出现,恐怕是有故事的。回家后得去查南岸区的地方志。

不久,来到一住户院坝。房屋有些陈旧,门口建有小鱼池,看来主人是个讲究生活的人。我们停下来,一边歇息一边四处打量,一块靠在石壁边的小半截石碑映入眼帘,上端有四个字,但较模糊。

蹲下身来,经仔细辨认,拍照片后再分辨,初步认为是“万善同归”,但我不敢确定。因为,“善”字不十分清楚,第三个字是“同”,“万”和“归”虽为繁体,但还能确认。马上求助百度。得知“万善同归”有“三教调和”之意,常被用来阐述儒释道三教虽路径不同,但最终都可“同归”于引导民众向善、促进社会和谐的共同目标;而在一些碑刻(如《万善同归碑》)中,又被赋予祈求风调雨顺、人物并昭的和文化内涵,体现了对和谐、共融的追求;在“万善同归”后加上“般若门”,恰与“一尘不染清静地”组成一副常见的佛教对联。

在隋文帝开皇元年的诏书中,“万善同归”的完整句为:“法无内外,万善同归;教有浅深,殊途共致。”这可能是其最早的来源。

主人从屋里走出来,和我们一同辨认。向她打听此碑的来历,说是在附近的地里挖出来的。她还说,以前这里是上涂山的一条大路,这是一块捐资修路人的“功德碑”,这四个字下面,原来还有一些捐资人的姓名和数额。如此看来,此碑是有些

历史故事的。“功德碑”通常是记录修桥铺路的善举,以众人涓滴之力滋养大地,恰是道家“顺势而为”的至高诠释……

后来,在与文友交流中获得两个信息。其一,民国3年重庆府首任知事、忠县人吴恩洪(1878年~1920年)有“普善同归”的题字,刻在一天门官道一侧并排竖立着的两块一人多高的峡石碑上,意思和“万善同归”差不多;其二,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赵爽之前,在涂山雕塑园发现过一块清道光五年的残碑,上有“万善同归,涂山之麓旧有天门……道光五年岁次”等字样。

它就是这块石碑。清道光五年,即公元1825年,此碑距今已200年了。但碑题出自谁手,还有待有识之士晓谕一二。

这个发现,我也向文管所提供了信息。负责人回复说,当时馆里欲收藏、保护、展示未果。

3

再往上行,很快来到一条小公路。向东行不到50米,一块石碑立于路壁。碑呈长方形竖立,高2.2米、宽1.1米,楷书阴刻“奉旨旌表处士冯津之妻袁氏节孝碑,同治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日”。字迹清晰,保存较好。

附近还有一黑色机制大理石文保碑:南岸区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南天门节孝碑。南岸区人民政府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公布,南岸

区人民政府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立。

对于“进士”“举人”的称谓,我略知一二,但对“处士”不甚了了。于是,再次百度学习。

原来,在古代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的划分中,“士”泛指读书人阶层,其中步入仕途者为“士”,而未出仕者则常被称为“处士”。

在古代墓碑文中,它常被用作对有学识、有德行而隐居不愿做官的读书人逝后的尊称。

处士在地方颇有声望,不官而威,有时会成为当地民意的代言人。在历史上,处士群体曾是重要的潜在人才库和社会舆论力量,例如东汉末年曾出现“处士横议”参与政论的局面。

冯津何许人也,其妻有什么故事?百度并无介绍。查阅有关志书也无记载。

文物普查是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,是一件传承历史、延续文脉、传递精神的值得认真做好的基础工作。我将继续关注、找寻文物,为文物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